

文艺宣传资料

1

1975



文艺宣传资料
PDG

毛主席语录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目 录

文艺宣传资料
一九七五年 第一期

龙头岭(故事)	吴文和 包朝赞 (1)
锣鼓声中(故事)	张永春 (19)
九曲溪畔(故事)	章向明 黄金森 (30)
戳穿西洋镜(儿童故事)	松 岭 (42)
智取炮楼(故事)	马来法 朱卫芳 (47)
英雄女将方百花(故事新编)	淳安县业余文艺创作组 (57)
要大力开展革命故事活动(文艺短评)	钟 文 (63)
选题要准 开掘要深	吴文和 包朝赞 (66)
讲革命故事 做革命人	应桂花 (71)
用革命故事占领城乡思想文化阵地(通讯)	(77)
群众文化简讯	(81)
在党旗下放声歌唱(歌曲)	李天骅词 卢思来曲 (83)
千军万马争上游(歌曲)	申屠奇词 陈华泉曲 (85)
东海军民力量强(歌曲)	谢鲁勃原词 集体改词作曲 (87)
千万颗红心向着毛主席(儿童歌曲)	朱之民词 黄简章曲 (88)
少年运动员进行曲(儿童歌曲)	钟高渊词 林业良曲 (90)



龙头岭

(革命故事)

桐庐 吴文昶 包朝赞

文化大革命真正好，路线觉悟大提高；
团结战斗学大寨，誓叫龙坞改面貌。

这是人们写在龙头岭凉亭里的一首顺口溜。

提起这龙头岭，龙坞大队贫下中农真是世代吃煞它的苦头。你看，从山里流出一条溪水，直冲龙头岭，受到阻挡，来了个急转弯，在龙坞畈里横冲直撞，把畈里一千多亩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活象老鼠咬过的破棉絮。这还不算，一到雨季，外洪内涝，两面夹攻，龙坞畈成了太平洋；一到旱季，溪水断流，分水江水“哗哗”在流，可是隔着龙头岭拿不过来，龙坞畈又变成了戈壁滩。所以龙坞大队是旱灾、水灾都有份。过去有人曾经说：龙坞一条坞，高山挡出路，一脚踢开龙头岭，龙坞日脚就好过。可是谁有介大的本事能一脚把龙头岭踢开呢？

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贫下中农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决定劈开龙头岭，叫溪水穿山而过，雨季将溪水放出去，旱季把江水引进来，把龙头变成牛头，再穿上鼻头，叫它向右就向右，叫它偏头就偏头。使龙坞畈成为

旱涝保丰收的稳产高产畝。

经过一阵紧张的准备，劈开龙头岭的战斗在六九年的冬天打响了。那真是热火朝天，干劲冲天，不分黑夜和白天，一连苦干了七七四十九天，送走了六十年代最后一个冬天，迎来了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

这一天，在分水江边通向县城的大路上走着一个小年轻小伙子。你看他肩背一捆炮钎，“登登登”快步如飞，直奔龙坞村。

他，名叫洪土生，二十一岁，是个刚纳新的共产党员。在龙头岭工地上，他的职务是社员兼仓库保管员。半月以前，他代表龙坞大队到全国闻名的大寨大队去学习取经，如今满载而归，正急急忙忙赶回家来。

有人要问：龙坞大队为什么派洪土生去大寨学习取经呢？事情将从老支书讲起。

老支书名叫金松，六十二岁，他从小受苦，解放后是龙坞第一任农会主任，入党以后又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二十多年来，他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所以村里老老少少都亲热地叫他老支书。如今他经过反复考察，觉得土生出身好，根子正，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是颗好苗，注意对他培养，希望让他来接自己的班。有一天，老支书向大队革委会主任朱阿祥提起这件事。朱阿祥听了哈哈大笑说：“老支书，你真会开玩笑，拿嫩竹扁担挑重担，别害得四百多户社员吃苦头呀！”

老支书认真地说：“如今的青年人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干起来比我们出色！”

阿祥摇摇头：“你叫洪土生抬石头，挑烂泥，出力气，那是顶刮刮，可是叫他当支书，社员拥护？”

老支书笑笑：“这个人不但会用力气，而且有觉悟，一心干社会主义，不信，风口浪尖上看吧！”

那么为什么老支书对洪土生这样中意呢？这不是偶然的。

洪土生从小有个特点，就是文文气气。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来了个突变，跟着老支书杀上战场，大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狠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真是锋芒毕露，所向无敌。老支书心里交关高兴。

有一次，那正是春节将到的一个夜晚，洪土生所在的生产队非常热闹，大家在会议室里分“小方案”，所谓“小方案”，就是决算方案分过以后，额外的分红方案。

会议室里气氛特别，有的喜笑颜开，有的疑疑惑惑，也有的议论纷纷。会计、出纳，还有个助理会计王老三，三个人坐在桌子边，一个报数字，一个打算盘，一个发钞票。

“张阿根四十六块三！”

“李关明八十二块两角六！”

……

“洪土生一百二十九块八角一！嘻，第一户！”

王老三连忙补了一句：“土生呀，买脚踏车还是买手表？”

洪土生并没有露出笑容，钞票也不接，心里只是想：“为什么要分小方案？这与当前社会上那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有没有关系？”想到这里，他问道：“这是什么钱？”

王老三说：“哎呀，土生老弟，你怎么造反造得连时辰八字也忘啦？我们队里不是卖了三头多余的耕牛吗？我是跑了好多地方才托人卖了个好价钱呀，不然你能分到这样多啊！”

“那次讨论，不是说这笔钱作为劈开龙头岭的资金吗？为什么又拿来分掉啦？”

坐在旁边的朱阿祥说道：“土生，你放心，劈开龙头岭这是大队的事，开不开还不一定，要是开，国家还能不贷点款！”

土生火啦，直冲着王老三说：“这钱我不要！”这真是冷灰里爆出个热栗子，大家呆住了，土生又说：“我们贫下中农都不

能要这个钱！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将集体的耕牛让人牵去走歪门邪道！再说，我们向国家贷款开龙头岭，自己却分小方案，这不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有，今天我们分耕牛，明天就可以分仓库，后天就会分田分地，这是刘少奇‘三光四不留’的黑货，这种妖风我们要坚决抵制！”这一说可热闹啦：“对，这钱我们不能要！”“这是挖集体的墙脚，我们不要上当！”劈里啪啦，分到钱的人都纷纷把钱放到出纳面前，“小方案”分不成了，变成了两条路线的辩论会，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会。

事后不到三天，村里传出了顺口溜：“不得了，不得了，龙坞出了个大好佬，他手一摆，头一摇，对准小方案轰大炮，到手的钞票都不要，这种好佬天下少。”

事情传到老支书耳朵里，他腿一拍，大拇指一翘，连叫“好，好，好！这样的青年刮刮叫，快把他的事迹登上黑板报！”

这样的事情一件又一件，使老支书越来越感到：洪土生是块响当当的好钢，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正需要千千万万这样的接班人。为了使他更好地见世面、受教育，所以支部决定让洪土生当代表到大寨参观学习。

再说洪土生，这次参观使他深受教育，大寨人那种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回到县里，县委王书记又找他谈了话，要他回去以后一定要让大寨精神在龙坞开花结果，并将厂矿工人同志赠送的八根炮钎交给了土生……。这一切都使土生感到激动，他恨不得一步跨上龙头岭，将所见所闻都告诉大家，再鼓一鼓劲，加一加码，提早劈开龙头岭。

可是当洪土生来到龙头岭一看，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不见，只见凉亭里贴着一张大黄纸，上写着“安民告示：因龙头岭工程遇到特大困难，经研究决定，工程暂停，特此通知。”下面署名是“龙坞大队革委会”。

这真使洪土生感到突然，正在他看得出神的时候，背后传来了一个宏亮的声音：“哦，小伙子回来啦！”土生回头一看，原来说话的是老支书。只见他笑咪咪地说道：“来得正是时候，你一去半个月，刀磨快了吧，这下来个快刀斩乱麻！”土生朝老支书看看，半天才说：“老支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支书说：“事情有点复杂呀，因为龙头岭工程碰到了困难，有人就动起龙尾凸的脑筋来了，说什么‘龙头岭上跌跤，龙尾巴上翻梢’，看来这一场斗争是避免不了啦。”

“斗就斗嘛，为什么要停工呢？”

“常言道‘磨刀不误砍柴工’，停，是为了更好地干！好吧，我要到山里去割担藤条来，工地上有用，你先回去休息，回来再谈。”

“老支书，你——？我跟你一道去吧！”

“怎么不放心？我上山下河还有两下的！你回去找阿祥谈谈，也找贫下中农扯扯。”老支书说完“通通通”走了。

洪土生回到家里，没等他把屁股搭着板凳，一伙青年涌了进来。一进门就象山麻雀落刺盘，“叽叽喳喳”议论开了。这一议论，土生总算弄清了事情的大概情况。

原来大家估计龙头岭是土方，可是出乎意料，下面全是连片的岩石。这家伙可难对付，笃笃没有洞，敲敲没有缝，挖挖没有底，撬撬撬勿动，只好放石炮。这一来不但开支大大增加，而且连续出现了几次工伤事故，所以群众议论纷纷，意见不少，弄得朱阿祥骑虎难下，十分懊恼。

这天歇工以后，朱阿祥正在龙头岭上发愁，王老三走过来说道：“大队长，你看这炮钎已没法用啦，畚箕也都破光，抬杠也已断完，都要买啦！”

阿祥一听，真是火上加油：“买买买，我们大队又不会自己印钞票，把钱用光，生产还搞不搞？”

王老三一听，暗暗高兴，但还是装作为难的样子说道：“那有什么办法，要劈开龙头岭，还能心痛钞票！这还是‘甲子乙丑，刚刚动手’，困难还在后头呢！弄得勿好，你这当头头的瘦掉十斤肉，还要听骂声！”

朱阿祥叹了口气，说道：“这真叫上得了马，下不了鞍，无法可想。”

“不过，办法总是人想的，哎，大队长，是不是在龙尾凸上动动脑筋？”

“龙尾凸？”

“是呀，我有个朋友最近来信，说有个工厂要订购一批块石，规格要求很高，还要上等青石。大队长，龙尾凸上不全是青石，我们大队石匠又多。你如果把龙头岭这个包袱丢掉，把龙尾凸这块肥肉夹过来，既省成本又省工，抓它几万块钱收入，那是镢子里掬鱼——逃不了！”

这番话，朱阿祥听了，感到眼睛一亮，但一想不对，于是说道：“龙尾凸是下游的屏障，要是一开，平畈大队不叫天呀！”

“哎呀呀，你真是赤膊鸡反替鸭子发愁，你晓得人家平畈大队去年就造起了拦洪大坝，还用得着龙尾凸给他挡洪水呀！”

“真的！”朱阿祥心动了，点点头说：“这倒是个好机会。”

“嘿嘿，这叫做‘龙头岭上跌跤，龙尾巴上翻梢，石塔变钞票，机会要掬牢，’不过事情能不能成功，还看你大队长的魄力。”

朱阿祥高兴地说：“好，你联系一下，这笔收入一定抓！”

有一天，朱阿祥在干部会上提出了“丢龙头，抓龙尾”的主张，主张龙头岭工程停下来，先抓它几万块钱收入再讲，既省工夫又省成本，是个坐赚勿蚀的生意，这叫做“龙头岭上跌跤，龙尾凸上翻梢”。

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赞成，一种反对。有人说：“龙尾凸

是下游的天然屏障，不能开。”阿祥说：“下游平阪大队去年就造了拦洪大坝，根本用不着龙尾凸给他们拦洪水。”大家正在争论，老支书一边听大家的意见，一边考虑，他感到：龙头岭工程有许多困难和矛盾，急需研究解决，暂停几天也有好处，但是为什么在这时候出来个“丢龙头，抓龙尾”的鬼主意呢？这里面大有奥妙，需要发动群众，分清路线，因势利导，解决问题。想到这里，他说：“龙尾凸这笔收入能不能抓，这是事关大局的原则问题，应当交给群众讨论以后再作决定。至于龙头岭下马，那是倒退，我坚决反对！”

朱阿祥急了，连忙说：“老支书——”

老支书把手一挥，说道：“不过我同意暂时停一停，发动群众，分清路线，解决好矛盾，再上！”

就这样，“安民告示”出来了。

土生了解了这些情况，感到心情沉重。他想到了老支书刚才交待的话，于是站起来说道：“走，我们去找阿祥叔谈谈。”

朱阿祥吃过早饭，正打算出门，洪土生领着一伙青年闯了进来。朱阿祥客气地说：“哦，土生回来啦！这次参观得怎么样？”

洪土生将参观、学习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汇报，然后说道：“这次参观对我教育很深，人家大寨的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可真是英雄好汉，现在全国各地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大家都在按照文化大革命精神办事，可是我们刚刚迈开步子，就来个‘丢龙头，抓龙尾’，这方向是不是对头？”

朱阿祥听了这番话，心想：又来了个唱对台戏的。但还是耐心地說道：“土生呀，人家有人家的情况，我们有我们的难处，眼前我们龙头柯勿牢，只好先柯龙尾巴嘛！”

这一说，旁边的小伙子叫开啦：“丢龙头，抓龙尾，就是路线不对，我们反对！”“丢龙头，抓龙尾，就是倒退，我们不干！”

朱阿祥有点气呼呼啦：“你们吵什么？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龙头岭再搞下去，拿石头来给大家分红！”

土生说：“阿祥叔，你这观点……”

“我这观点怎么样？你不同意可以保留嘛，不过组织决定，你应当服从！”朱阿祥走到土生身边，用缓和的口气，象长辈教育小辈似的说道：“土生呀，你已经是共产党员啦，要主动地帮助领导做些工作，可不能做群众的尾巴，给领导施加压力啊！好吧，我还有事，以后再谈，我相信你一定会想通的。”说完走出去了。

这一来，小伙子们火啦，七嘴八舌地叫道：“看来老朱同志又要走老路了，不能让他走老路，贴他的大字报！”“对，贴大字报！”一个青年说：“算了吧，这种事情有公社党委，有大队党支部，何必我们小兵拉子干着急！”

土生说道：“不，我们是革命青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集体的大事我们当然要管！不过，这大字报先不要忙于写，还是先找老一辈谈谈，要写就要写到点子上。”说完大家分头走了。

晚上，朱阿祥正捧起碗来吃饭，王老三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气急败坏地说道：“大队长，勿好啦！洪土生贴你大字报了，题目是《向朱阿祥同志大喝一声》，写了满满两大张，旁边还写了许多钢笔字，好贴勿贴，偏偏贴在龙头岭凉亭里，你快去看看呀！”

朱阿祥心里一惊，但并没有动感情，却装得很坦然似地说：“贴大字报欢迎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大惊小怪干什么？”王老三连忙说：“对对对，到底是老干部气量大。不过土生也太过分了，大寨去了一趟，就扳起面孔教训人了，刚才你叫我向他拿炮钎，他不但不给，还说‘这炮钎是工人阶级给我们开辟大寨之路的，不是给我们走歪门邪道的’！”

“什么？！”朱阿祥耳朵热起来了。

“我说是大队长叫我来拿的，他说‘什么大队长，这种走资……’”话没讲完，“嘭”地一声，闯进一个名叫李大发的社员。王老三知道，李大发是洪土生的好朋友，这个人脾气很躁，弄得勿好，自己要吃生活，所以来了个急煞车，把喉咙里的半句话咽了回去，溜出去了。

朱阿祥往桌子上“嘭”一拳头，叫道：“什么歪门邪道！我放一分钞票到自己口袋里啦！你不帮忙算了，反而拆台，真是……”说着拿起电筒冲出大门看大字报去了。

李大发这个千斤石头也搬得动的青年，现在好象黄牯牛落在水井里——有力用不上了。他竖起耳朵听阿祥发脾气，瞪着眼睛看阿祥冲出去，连半句话也插不进。他想了想，拔脚就朝土生家里跑去。

洪土生家里挤了许多人，正在议论大字报，只听王老三说道：“土生的大字报攻得到门，象阿祥这种干部，大喝一声都不够，起码大喝三声五声、十声八声！刚才我和他谈谈，他还发脾气，拍桌子，什么老爷作风，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他斗，斗他个落花流水！……”他正在高谈阔论，“呼”一声，李大发又闯进来了。王老三又是一惊，连忙躲到一边去。

李大发本来是打算来发洪土生的脾气的，因为他知道最近改选支部要把土生推上去接老支书的班，如今你却来这一手，自己给自己脸上抹灰，所以十分恼火。但进门一看，介多人，倒来了个粗中有细，心想，不能在群众面前损害他的威信，所以说道：

“土生，你出来，我跟你谈谈。”土生说：“你说吧。”

“不，我以党小组长的名义跟你谈话！”李大发说完走了出去，洪土生也连忙跟出去了。

两人来到村口大樟树底下，李大发指着一块石头叫土生坐下，自己两手插腰，打起了机关枪：“土生，你知道吗？龙头岭

停工是干部会决定，老支书也同意的。你有意见可以提嘛，为什么开口就是大帽子，动手就是大字报！你倒出去听听，群众说你翅膀硬了，飞了一趟大寨，要夺大队干部的权啦，你这不是自己破坏自己的威信！还有的人在你大字报上写着‘有冤伸冤，有仇报仇，有气出气，坚决打倒朱阿祥’！土生呀土生，你、你、你、你真是……！”真是什么？他实在找不出适当词儿。他朝土生看看，土生一点不火，两眼着地，一只脚还在地上“叭哒、叭哒”敲莲花板，大发心想，我在火里，你在水里，我批评你，你还帮我打拍子呀！于是更加火啦：“嘿，我真担心，你这样下去会自己走向反面！”土生还是不动声色，他了解李大发，这是个心地坦白，肚里放不得半点灰尘的好同志。现在同他打嘴巴仗吗？不行。土生想了想，站起来，平静地说道：“大发哥，你刚才的话对不对，以后再辩论。现在我建议是不是先到龙尾凸去看看。”说完拉起李大发就走。

龙尾凸，是突出在分水江里的石头山，因它和从龙头岭伸出来的山紧紧相连，很象是伸进水里的龙尾巴，故名龙尾凸。

洪土生和李大发来到这里，只见下游平畈大队的江边，灯火通明，人声喧嚷。这情景引起了洪土生的许多回忆：大寨人就靠一颗红心两只手，治好了七沟八梁一面坡，我们为什么就劈不开这小小龙头岭？路线，路线，路线决定一切呀！想到这里，他用手一指对大发说道：“看，人家平畈大队，连续几年，日夜苦战，在沙滩上造田，真不愧为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可是我们刚刚上去，碰到一点困难就想收兵，真是比一比，差千里呀！”说着，两人来到江边那块突出的大青石上面，土生说道：“这地方生得多好，它挡住了上游的急水，使平畈大队的土地不被冲毁，这龙尾凸可真是平畈大队的天然屏障呀！听老支书说，四十八年前，大地主张百万曾经想开这里的青石造房子，龙坞和平畈的贫下中农联合起来跟他斗，才没开成，如今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

怎么能做这损人利己的事情呢？”

李大发听了这番话，震动很大。但他想了想说道：“人家平阪大队不是已经造起了拦洪大坝吗？”

“对，人家是造了大坝，”土生说：“我中午特地去了解了一下，那是土方叠的坝，还没加石方，只能防稳水，如果龙尾凸一开掉，洪水直冲平阪，坝坍田毁，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呀！”

这一说，李大发感到心里“别别”跳，心想，难怪老支书也不赞成开龙尾凸啊！嘻，我这个人就只会用力气，勿会动脑筋！

土生又说：“为什么龙头岭碰到一点困难，就有人动这龙尾凸的脑筋，这样的问题怎么能闷声勿响，就是要捅开来，让大家来分辨是非。再说，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就有人写批语，用心恶毒，根本不象贫下中农说的话，这是什么问题？大发哥你想过吗？”

李大发凑到土生身边说道：“哎，这几天有个人很活跃，老是钻来钻去，在阿祥面前骂你，在你面前骂阿祥，活象只双开关，批语会不会是他写的？”

土生笑笑说：“这个人如果是双开关那倒问题不大，只怕还是两头蛇呵！”说到这里，他站了起来：“走，我们找老支书谈谈。”

老支书今天整整忙了一天，上午进山砍了一担藤条，下午又召开了支委会，决定成立龙头岭工程指挥组，由洪土生担任组长，具体负责搞劳力的安排和物资的准备。

晚上，老支书正在用藤条扭扎抬石头用的络箍，闯进两个人来，老支书一看是大发和土生，就把支委会的决定告诉了土生，并说：“担子不轻啊，不过只要依靠群众，刀山火海也能跨过去！”土生说：“有你老支书指点，天大的困难也不怕！”正在这时候，朱阿祥气呼呼地闯了进来。原来朱阿祥在下午的支委会上，对成立工程指挥组是不同意的，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保留自己的意见。晚上经王老三一挑拨，火冒三丈，看了大字报，

更是恼火，正在火气头上，王老三又逼上门来：“大队长，人家二千块钱寄来啦，喏！”说完将一大叠钞票放到桌上：“可是这龙尾凸到底什么时候动手？要是说了话不算数，人家要我们赔偿损失可吃不消呀！”这一来，朱阿祥就气呼呼来找老支书了。他进门一看，洪土生也在场，于是就说：“我把话在这里讲明，龙尾凸这笔收入一定要抓，别说大喝一声，大喝十声、一百声也不丢，除非你们把我这个主任撤职，不然，我有权作决定。好吧，你洪土生指挥你的龙头岭，我领导我的龙尾凸，看看是你的龙头受群众拥护，还是我的龙尾受大家欢迎！”说完转身就走。土生一个箭步上去拦住他，问道：“阿祥叔，你这笔石头生意究竟是怎么来的呀？”

“这你不要管，我挑担子！”

“你可不能上当啊！”

“我上当？”阿祥哼了一声：“我今年五十岁，不是十五岁，你少给我操这份心吧！”说完走了。

老支书家里顿时静了下来。李大发轻轻往桌上一拳头：“嘿，世界上的事情为什么介复杂呀！”

老支书朝土生看看，问道：“小伙子，你看怎么办？”

土生把头一昂，拳头一挥说道：“路线问题，寸步不让，坚决斗争！”

老支书笑着说：“对！”说完拿来纸和墨笔，说道：“再来一张！”

“好！”土生铺开纸，挥笔写了六个大字《龙坞大队有鬼》……。

等土生写完了大字报，老支书说：“土生，你明天起个早，找阿祥谈谈，要帮助他。我一早要到公社里去一下。”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王老三就闯进朱阿祥的家，一进门就说：“大队长，你还在睡安心觉呀，第二张大字报又出来

啦，说龙坞大队有鬼！唉，你大队长辛辛苦苦一心为群众，如今变成鬼啦！”说着苦笑了一下，退出去了。但是刚刚跨出大门，碰着了洪土生，真是退退不是，溜溜不好，十分尴尬。

洪土生朝王老三看看，心里想：“好啊，我这张大字报一贴，你可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啦！”想到这里，他说道：“王老三，你早哇！”

“嘿嘿，你早，你早。”

“我看你这几天眼睛都凹进去了，你真忙呀！”

“不忙，不——哎，忙，忙也是为革命嘛，你不是常说，为了搞好农业学大寨，瘦掉十斤肉也甘心。”

土生上前一步，说道：“王老三，一个人怎么讲就要怎么做，可不能当面是人，背后做鬼，你可知道，这样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说完迈开大步，走进了朱阿祥的家。

王老三见土生走了，“呸”地一声，轻轻说道：“你土生好象鳃钳夹泥鳅，夹牢我勿肯放啦？哼，没有介容易！”

这时候，正好朱阿祥从房里走出来，土生热情地迎上去说道：“阿祥叔，我想跟你交换一下意见，同时谈谈龙尾凸的事情。”

朱阿祥一边扣扣子，一边说：“谈什么？谈谈也是鬼，勿谈也是鬼，反正我朱阿祥在你眼睛里是个鬼！”说完冲出大门走了。

朱阿祥火爆爆地来到龙头岭脚临时广播室里，打开扩音器，插上话筒，正要讲话，洪土生赶到了。他一把夺过话筒，两人争吵起来了。这一来可热闹，全大队各个自然村的高音喇叭里都传出了他们两人的争吵声：

“阿祥叔，你要做什么？”

“我通知人员上龙尾凸！”

“龙尾凸是个要害地方，绝不能动一草一石，你可要冷静考虑！”

“我已反复考虑，龙尾凸一定要抓！”

“就是要上龙尾凸，也得老支书同意呀。”

“现在是形势逼人，我不能等着磨时间，一切后果我会负责！”

“你负不了这个责！”

“什么？”只听“嘭”一声，大概有人拍桌子了，“这是我职权范围的事，你管不了！”

“不，这是有关路线的大事，谁都要管！”

这一来，社员、干部都从各村各户“哗——”朝广播室奔去。只听高音喇叭里还在说：“阿祥叔，你可记得去年七月五日一场洪水，把我们一畍即将到手的粮食冲掉，房屋冲毁了五分之一，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不都要逃荒、讨饭吗？你想想，要是不解决根本问题，钞票抓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这时候，广播室里已挤满了人，老支书突然闯了进来，说：“怎么，在这里开吵架的广播大会？”土生看看手里的话筒，连忙“啪”地关掉了扩音器。老支书说道：“我刚才到公社里去了一下，王书记已经和那个工厂取得了联系，原来厂里出的石头价格比王老三讲的要高，看来，王老三又从中搞了鬼，想趁机捞一把。现在，厂里已经付了二千五百块钱的定金！”

“什么？”朱阿祥跳起来了：“他和我说是寄来二千元呀。”老支书说：“可能那五百元钱，王老三想落腰包。”朱阿祥气得两眼圆睁，大声说：“把王老三找来。”

老支书又说：“还有，昨天那张炸药、雷管的提单你给谁了？”

阿祥说：“我叫王老三拿给小虎的。”

“小虎根本没拿到。”

正在这时候，李大发拖着王老三进来了，李大发怒气冲冲地说道：“你们看，这家伙真勿入调，一个人躲在凉亭里搞鬼，喏，他用这元珠笔在土生写的大字报左边写上‘这个鬼就是朱阿